

王开生

国乐布道者



孙洁

◆

孙洁

秋意浓

都市生活过得久了，人也变得呆滞不动。必须得到自然中去，去和植物对话，才能体悟到最原始的四季轮回。信号山路25号是青岛文学的地标，这里的植物同样也具信号意识，最是层次丰富。每年当以四月份的花事最为盛大，硕大的紫花玉兰亭亭如盖，开启了庭院的春深序幕。接下来就是梔白染夏，紫薇摇曳。或许梔子花香过浓，品格不高，又或许紫薇开得太满，枝头太乱，我却不以为然，自由烂漫，也是一种真性情。

桂香飘了很久，秋天已近尾声，25号迎来了三座大师铜像，铜像一落座，就开始了对这个院落的审视和护佑。一日，和传达室师傅促足闲聊，偶然发现，轻抚大师的眉宇和鼻翼，铜色落去，白色浮现，他们的轮廓也在秋日的余晖中高光尽显，更加立体。

中午还是暖意盈盈，傍晚已觉秋日凉意。带着一身疲惫，满载一身寒露，秋日夜幕中的我总是能看到一从蒸腾的团烟，和路边暗黄的灯光氤氲交织，是小区路边支起了烧烤摊子。一只拉杆保鲜箱，一张放食材的桌子，一个放满了炭火的烧烤炉，和一个胖滚滚的姑娘，就是一份最好的人间烟火；我被这团烟和香气吸引，点了肉串，坐了下来，等待用一顿夜宵消除一个白天的心力交瘁。

烧烤竟然意外的好吃，肉嫩极了，还多汁，超出大多数啤酒屋的烧烤水平，姑娘边烤边吃，丝毫不显身材焦虑，她被这团烟和香气笼罩，让人感到莫名的心安。次日晚上，邀请三五好友来给秋夜中的烤肉姑娘捧场子，有提着扎啤来的，还有点了野馄饨来的，惬意逐渐就和团烟一样升腾起来，我们聊了些和这人世间的庸常无关的东西，于是，这世上就少了几个都市中的失意之人。

久在樊笼里，必须要抵达田野和郊外，才能明辨和掌握秋意渐深的每一个细节。在一个叫作“产芝”的村落，我见到了愈发深邃的秋日胜景，这里正在经历“丰收”的季节：玉米棒粒分离，金灿灿，脱了粒的棒并不显得孤独，它们也有自己的用途；这里的水库有最阔大的水面，与水迎面相望的是大朵大朵的云，树根在水里生长，甚至长成了枝干，耸立出水面。没有见过此情此景的人定然觉得讶异，树还可以种在水里吗？其实，我也曾有同样的疑惑，当地人给出了最符合逻辑的回答，这里也许曾是一片湿地，秋水丰盛，就没过了树，留下了枝干，这是原生态最好的证明。

是夜，冷风突然过境，清晨时分竟然在酒店房间被冻醒，真正感受了一番秋意渐浓。蜷缩在酒店大床一角，不如索性起身，拉帘开窗，月光就这样轻轻入怀。闹市一隅，绿意环绕，秋风还没有带走树叶，被唤作“月湖”的人工湖，就仿若落入凡间的一轮弯月，翡翠碧色的。无意间走近，也有胜景不经意间闯入眼帘，亭台、宝塔、孔桥、垂柳、奇石、残荷……中国人最讲究公园造景艺术，不免让人感叹一番：方寸之间，自成天地！

这是第三次从市区入莱，算起来也是熟客，不算异乡。她的城抑或是郊，都悉数粗粗跑了一遍，终于体会了一把“复得返自然”的美妙，植物和庄稼最先掌握自然界的密码，食物也最能抚慰都市打工人的味蕾，它们同时也获得了直入人心、最解人意的捷径。

行将离开，正是秋意浓时，无论城市还是城郊，秋景都如同画中之境，有时是郊外一间屋壁的爬山虎，有时是楼下一片泛红的冬青叶，秋之栩栩如生，甚是可爱，觉不出一点萧瑟和肃杀，真是不禁让人感叹，青山未随秋隐，秋尽草也未凋，万物仍然以最昂扬的姿态恣意生长，这便是世上最好的事。

乐。国乐要走向世界，展示民族文化自信。古人造字大有学问，音乐的乐，和快乐的乐，是同一个字。听音乐即能使人快乐。古人又发现草能治病，所以草字头加上音乐的乐，变成了奏，说明音乐还能疗伤。宫商角徵羽，对应五脏的心肝脾肾，这是真的。”

方锦龙幽默善谈。他用“方言”继续讲：“中国本土的传统乐器，多数是单字，如笛、箫、筝、琴、竽、笙。两个字的，多是外来乐器，如琵琶、胡琴、扬琴、唢呐等。基本是这个规律。日本韩国的乐器都是从中国传去的。”他如数家珍，侃侃道来。

场上，方锦龙似魔术师般，变换着手中的乐器。笛子横着能吹，竖着能吹，用鼻子也可以吹。一只琵琶，一会儿弹似日本乐器，一会儿又成了印度风，一会儿溜到了伊斯兰国度。变幻莫测，余韵无穷，牢牢控制住了现场的节奏，观众看的如醉如痴。方锦龙一边演奏，一边深入浅出地普及国乐知识，还不时地来两句冷幽默。他笑言，“我演出从来没谱，但是着调。”

此种舞台风格颇新鲜有趣。我决定，暂且留下，站着再看一会。这一站，不知不觉竟站到了终场。音乐会的高潮，是方锦龙用琵琶弹奏的《十面埋伏》。我虽不懂国乐，却已被深深震撼。他怀中的琵琶，时而声急，时而声缓；时而战鼓齐鸣，时而马蹄声、刀戈相击声、呐喊声交织起伏，一时间让人透不过气来。蓦地想起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的诗句：

虽然称之为国乐，但国人对本土乐器和音乐

谁，凑巧了，这次恰好就轮到了你。“咋的，你不吃溜锅的馒头让谁吃？如果大家都不吃，还能扔了不成。你可不能搞特殊啊”。食堂大嫂理直气壮地开导小刘。自那以后，小刘彻底受到了教育。

转眼半年后，单位开展“如何转变工作作风”大讨论期间，领导在谈到“作风建设不抓不行，一抓就灵”环节时，举例提及了食堂的事情。领导目光炯炯地看着我的朋友发问，你说说，现在食堂的工作是不是已经改进了许多？我的朋友面红耳赤，不知如何回答。说假话吧，突破了做人的底线；说真话吧，又没有那个勇气。神差鬼使地，他竟然说了句至今都感觉十分愚蠢的话：“领导，别问我了。我都绝望了。”这可坏事儿了，不久之后，食堂大嫂便向他皮笑肉不笑地打听：“听说你绝望了？”他赶忙申明：“没绝望，没绝望，绝对对没绝望。”尽管他信誓旦旦地表明心迹，亮明态度，但还是吃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溜锅馒头。

我很幸运没有像我的朋友那样摊上一个如此不堪的食堂，几十年的求学与工作经历，很多时候都是在食堂里填饱了肚子。回顾过往，基本满意。眼下我所供职的单位，食堂办得就很上档次。三十多年过后，直把自己吃得膀大腰圆，心广体胖。每天要在媳妇的监督下，不停地运动减肥。前一段时间本单位招聘，曾有年轻人向我打听“内部情况”。我坦言，食堂饭菜太香是个大问题，肥胖几近职业病，应当算作工伤，追求苗条的姑娘须慎重。当然，这是句玩笑话，很凡尔赛，也略显矫情。美食，又有谁不最爱呢？

隐人尘烟

我家楼下有一条小吃街，每当夜幕像剧场里的绒幕慢慢落下，摊主们便如练家子一般，摆弄着自己的家伙什出摊了。有的拉开卷帘门，有的掀开摊位前的防雨盖布，有的左右腾挪停稳手推车，把食材一一摆上台面。烤饼烤肠烤肉、砂锅酱肉、杂粮煎饼……各色美食粉墨登场，香味穿诱人味蕾。

小吃街入口处有一个餐车，售卖的章鱼小丸子很受欢迎。摊主是一对聋人夫妇，看起来三十岁出头的年纪。女人戴一副眼镜，圆圆的脸庞总是笑意盈盈；男人棱角分明，长相俊朗，两人同框很是养眼。这对颜值夫妇在小吃街上人气很高，食客们偶尔路过餐车，总要唏嘘命运不公，怎会让这样美好的一对璧人，生此遁入无边的静默中。

聋人夫妇的餐车并不大，不过三四米宽。车顶写着几个大字：章鱼小丸子/无骨鸡柳，大字下是半掩的玻璃窗口，摊主在餐车里操作烹制的过程透过玻璃一目了然。玻璃窗下面点餐小桌板，上面有一行醒目的字样：我们有听力障碍，需要时请指点下菜单，谢谢！点餐板上画了花花绿绿的图案，图示章鱼小丸子的不同口味，并详细标注了不同分量的价格。

对比夜市的喧闹，这个摊位前没有你来我往的吆喝声，老顾客知晓他们是听障人士，安静地用手指在点餐单上指出自己想要的口味和分量。顾客的手指就像指挥棒，男人的目光会盯着它转动，生怕点错了单。等到领会顾客意思，他便举起两个手指，比一个“OK”的手势回应。实在有交流不明白的地方，男人会用手机打字给对方看。

女摊主很安静，只顾低头忙着自己手上的

活计：调好的面糊装入带油嘴的量杯里，逐孔倒入面糊，放入章鱼丸，撒上卷心菜丝，再用面糊填满。小竹签轻轻拨动，圆滚滚的小丸子便慢慢滋出喷香来。男人把女人煎好的小丸装进包装盒，淋上番茄酱，撒上海苔碎，或者放上木鱼花。木鱼花很轻，遇到热气后便飘飘摇摇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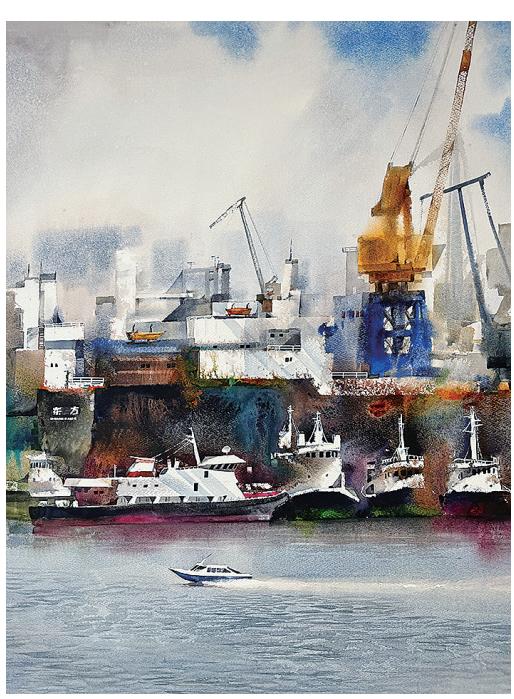
由于与顾客交流不顺畅，聋人夫妇的摊前总是排满等待点餐的长队。每天稍晚些时候，男摊主的父亲会及时赶到，充当翻译，也给夫妻俩帮厨打下手。老人脸上少有表情，面部肌肉紧绷总是一副很紧张的样子，他要时刻调动嘴巴、耳朵、眼睛、手和腿脚，帮听不见的儿子“堵漏洞”。

再晚些时候，男摊主的母亲会背着书包、牵着一个孩子的手，走进餐车，那是孩子在托管班写完作业的时间。摊主夫妇的孩子大约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样子，一走进餐车，便站在一个角落里熟练地给包装盒套袋子。

夜是墨色的，餐车里的灯光是亮的，一家人在里面忙碌的情景很像一幕舞台剧。叉子、袋子、盒子在他们手里流转，无缝衔接地默契。一个手势或者眼神，对方便已心领神会。

有一天，我下班晚了，看见餐车里的孩子正倚在门口，大口啃着煎饼果子。作为老主人，我大体了解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日常，多数情况下老太太会带点饺子等简餐，给忙碌的一家人当晚餐。

接过老人递过来的章鱼小丸子，我随口问了一句：孩子今天吃得有点简单啊。老太太解释道：最近她腰疼病犯了，没法下厨做饭，在来的路上只给孙子买了个煎饼果子充饥。我这



■港湾初晴 高东方